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函芬樓古今文鈔

卷之四
書牘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二十三目錄

序跋類

讀二

讀朱子通鑑綱目 張爾岐

讀宋史陳遘傳 顧炎武

讀陳后山集 張嘉玲

讀大誥 方苞

讀王風 方苞

讀齊風 方苞

讀周官 方苞

讀儀禮 方苞

讀孟子 方苞

讀管子方苞

讀曾子問余廷燦

讀古本大學彭紹升

讀史記二首彭紹升

讀司馬法六韜姚鼎

讀孫子姚鼎

讀三傳管同

讀晏子春秋管同

讀蔡仲之命彭昱堯

評

祀黃熊評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張或

大儒評 陸龜蒙

書評 李煜

評韓柳詩 蘇軾

詩評 王世貞

文評 王世貞

述

書旨述 虞世南

傳信方述 劉禹錫

魏生兵要述 劉禹錫

擢英集述 司空圖

注懋征賦後述 司空圖

例言

六書轉注釋例 魏源

說文段借釋例 魏源

說文會意諧聲指事象形釋例 魏源

書古微例言上 魏源

書古微例言中 魏源

書古微例言下 魏源

說文諧聲譜例言 鄒漢勳

湖南陽秋例言 王紳

疏

興龍節疏 秦觀

募修九宮橋疏 郭金臺

募修唐興寺疏 郭金臺

譜

宗譜 杜預

書譜 孫虔禮

許氏世譜 王安石

故物譜 元好問

家譜約書 梅曾亮

附錄

涅槃經疏釋文 梁肅

龍興寺鍾款識 林仁肇

州名急就章 歐陽修

續證法 劉敞

賁荀賈同

漢倉頡廟人名 趙明誠

東魏大覺寺碑陰 趙明誠

唐昭陵刻石文 趙明誠

唐盧懷慎碑 趙明誠

刪烏城誌 宋 濂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徽宗三馬圖 王世貞

談藝 宗 臣

文章九命 王世貞

談藝錄 徐禎卿

與王襄父書齒錄 龍 膺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 夔

戴記義疏中庸大學後案語 王文清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二十三

侯官吳曾祺纂錄

序跋類

讀二

讀朱子通鑒綱目 張爾岐

正統之論。或予或奪。莫能畫一。至子朱子而其義始定。顧子朱子之兢兢審決而予奪之也。其說莫不聞。而其微意多置不講。何怪乎紫陽之書。散處闡闡。而僭臣叛子。接踵於世而不息也。閒嘗取綱目讀而繹之。其所謂正統者。天下混一與夫嘗混一者之子孫也。其所謂非正統者。篡賊僭竊與夫仗義自王而未及成者也。嘗混一者之子孫。可以絕矣而不忍絕。故周盡於赧。而漢終於炎興。晉延於元熙。唐及於天祐。自王垂成者。與夫篡賊僭竊者之專據自雄。可以進矣而不忍遽進。故楚之於秦。吳魏之於漢。宋魏二齊。周秦陳夏涼燕梁之於晉。五代之於唐。皆終

不能得。而秦漢晉隋唐亦歷久而後予之也。嗟乎。一亭之長。予奪不出鄉。有土之君。予奪不出國。天子予奪及天下。予奪之柄。至天子而極。而欲以匹夫之微。予之奪之。至予以所幾失而奪以所僥得。何哉。誠非匹夫之事而天之事也。何以明其然也。今試置一人於周秦之間而諗之曰。此爲周文武之裔而微甚。此爲周之牧圉小臣而強甚。而與之戰。此一人者。不必讀書明義理洽見聞也。助秦乎。助周乎。又試置一人於漢魏之間而諗之曰。此漢之跋扈大臣也。拊其主之背而奪之。此漢之疏屬子孫也。不忍其宗廟之不血食而圖興復。此一人者。亦不必讀書知義理洽見聞也。助魏乎。助蜀乎。又試置一人於秦漢漢晉晉隋唐五代之間而諗之曰。與彼乎。與此乎。苟其人非其父子兄弟。與有所利乎其閒者。固不能有以偏與矣。正與不正。有統與無統。塗之人明之。此固非強弱之所怵也。大小之所形也。名實之說之所亂也。高高上帝。陟降其心也久矣。其所不絕。不忍其絕也。其所不進。不忍其進也。其所絕。君子安得而不奪也。其所進。君子安得而不予也。紛紜勝

負於強弱大小之中者。人也。而不忍不予。不忍不奪。斷斷於強弱大小之外者。則天也。此子朱子正統之說。吾斷以爲天之事也。或曰。僭篡之君。旣嘗南面據圖籍。臣億兆矣。今日奪之。不加損。嘗混一者之子孫。身失舊物。今日予之。不加延。而後之篡賊僞竊之雄。亦非一人之予奪所得而沮也。其兢兢審決而爲是說也。何居。曰。爲萬世之臣。若子明順逆焉。爲士君子之欲得君。尙仕者。審出處權去就焉。得吾所以置周秦蜀魏者。後之周秦蜀魏可知也。得吾所以置秦漢漢晉晉隋唐五代之閒者。後之秦漢晉隋唐五代之閒可知也。準之以爲進退。其不詭於正乎。不然。主人方與盜戰。不知主人所在。而操戈往助。幾何其不爲盜也。嗟乎。士君子積數十年之力。讀書習事。祈爲可用。一旦出而依人。非細故也。一與之偕。終身不可悔之事也。忠孝所歸。勳名所託。一不慎而甘與僭亂之人。同簡而書。爲後世士君子所惜。何不思之甚哉。是故士不幸生無統之世。欲出而事君。莫良於能擇。擇而不得。莫良於能退。庶幾子朱子兢兢予奪之意也夫。

讀宋史陳邁傳 顧炎武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邁。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當時羅氏大經之言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議政治。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讐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

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讀陳后山集 張嘉玲

客或問曰。陳后山可以爲知道之士乎。曰。文人而能立節者也。知道則未也。客曰。何。曰。后山有云。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顧后山並世有二程夫子。不知摳衣從學。而徒以南豐山谷子瞻爲宗師。可謂慎學乎。志於道德上也。次則功名。下此無可志矣。而后山專欲工文以傳世。可謂有志乎。惟其好文而亟後世之名。故與曾黃針芥相投。若程子則曰。文所以載道也。求工卽害道。名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是與后山初志。旣已弗合。且以程蘇雒蜀有薰蕕冰炭之不同。志乎彼。必舍乎此。習乎彼者深。則去此愈遠。誠有難得而兼與者。然蘇黃當時奔走天下。獨於后

山何尤。蓋其一時交遊。如秦觀李廌輩。類浮薄輕佻。士林不齒。其無所成。固無足怪。獨后山爲人方毅。天資近道。誠非俳狎者流。王懋學曰。使持是資而知所從。聖賢可學而至。所可傳者豈止是哉。其評后山。甚善而當矣。雖然。當子瞻薦后山於朝。欲羅之門下。乃后山雖極推重子瞻。而意於曾蘇似有所軒輊。且幼從學南豐。不忍於其旣沒。更名他師。因賦詩見志。以視遊程門而賣師求利者。不大逕庭哉。而其生平志行卓卓。不但此也。傅欽之聞其貧甚。懷金贈之。坐久聽其議論。終不敢出。章惇爲樞密。高后山之義。冀來見已。特薦於朝。而卒不一往。在館職。當侍祠郊。夜寒。非重裘不能禦。而后山篋無副衣。內子從姻家借衣衣之。后山曰。女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卻之。中寒而卒。此其毅然之色。固窮之操。疾惡如探湯。不忘溝壑之志。雖知其飢。不可求而食。知其寒。不可求而衣。當其扞窮。不可求而爵祿之也。若此者。文人中有幾人哉。夫文人之所以可薄者。非薄其能文也。惟自詡能文。而顧以投詩獻啟爲希世取寵之資。斯爲可薄耳。若后山者。有幾人哉。謝任伯

爲作墓誌。於懷金卻衣事。既有所不詳。而其門人魏衍之記。又未之及。何耶。母亦采春華。忘秋實耶。朱子謂此事豈可不白於後世。凡尙論者所當折衷也。不意有潘榮者。輒敢爲卻衣凍死陳三細事之論。僉父又刊置其文於斷爛通鑑之中。村塾小生。家傳而人誦之。彼其貴通達賤名檢之意。足以壞人心敗風俗而攻訶古人。詞氣輕儇。尤非所以示後生也。此不可以不辨。客曰。后山與蘇黃遊。幾於醉酒而操刀矣。然今讀其文。有典有則。頓挫抑揚。如陳大訓。列瑚璉而珩璜芾芻。濟蹕罄折於其閒。絕無諛諧佞媚之態。而志行又卓卓如此。未見其亂而殺人也。學之不愼。固無傷乎。曰。唯唯否否。后山之文。南豐家法也。而山谷子瞻。皆以氣節相高。則后山之志行卓卓。固緣質美使然。亦其師友觀摩之力不可沒也。顧其亂而殺人者。亦有之矣。蘇黃之學。出入釋老。多方外交。至今士大夫尤而效之。高門旦開。則山人詞客。釋子鍊師。倡優侏儒之屬。雜進並前。相與賦詩飲酒。談謔流連。以鳴得意。誇盛事。醉者不戒。而不醉者亦不爲恥。不若是者。不嗤其俗。必笑其迂。此皆

足關此石。可好賞師文。孔發蘇涵